吳嘉麗為校園兩性平等把關

人物

【記者陳子璿專訪】在那個連三五好友聚會都可能違反組織結社的戒嚴時代，年紀輕輕剛回國來到淡江化學系教書的她，卻懷著些許忐忑不安的心情參加讀書會，而後抵擋不住血液中日益甦醒的女性意識，她與好友共組了雜誌社、基金會，只為了替女性爭取更多的權益和應有的地位，就這樣崎崎嶇嶇走過了近二十個年頭，她除了「無悔」，還是「無悔」，這就是——吳嘉麗。

「一到了國外，思想頓時之間得到了解脫。」接受獎學金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化學博士的吳嘉麗，就像其他六、七〇年代的留學生一樣，在那個一言堂式的戒嚴時期裡，一踏上美國這塊標榜民主的土地，忍不住像新生兒般貪婪地呼吸著原本就該屬於她的自由空氣，填鴨、封閉式的教育早已被遠遠地拋在那個不被行李裝下的蕃薯狀土地上，一個不只為考試而讀書的教育讓她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在美國唸書時，碰巧遇到臺灣史上的政治動盪時期，諸如釣魚臺事件、臺灣退出聯合國等都於那時發生，這些在在都激起吳嘉麗的愛國情操，此刻的她，對臺灣有著更多的憐惜與關懷，她不斷地問自己「能對臺灣社會做些什麼？」這念頭埋下了她日後一拿到學位即束裝返臺並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種子。

二十九歲那年，回到臺灣的吳嘉麗，立即在本校化學系擔任副教授，經由夫婿曾憲政（當時已先在本校任教，現任高雄市教育局長）的穿針引線，吳嘉麗認識了中文系教授李元貞，這是她和李元貞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或許，命運是冥冥中就註定的，李元貞從此之後成為吳嘉麗婦運

之路的領航員。

由於李元貞的介紹，她參與了小型的讀書會，她們聚在一起介紹自己的專業、討論婦女的困境與問題。偶爾她們也跟當時努力提倡婦運的現任桃園縣長呂秀蓮聚會，只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呂秀蓮被關，四處瀰漫的白色恐怖牽動著彼此間不安的氛圍，似乎一不小心下個目標就是自己，於是讀書會被迫停辦了幾年。

噤若寒蟬了好一陣子，苦於無發聲園地的這一群好友們，於是興起了共組雜誌社的念頭，就這樣「婦女新知雜誌社」在1982年誕生了。到了1987年解嚴之後，雜誌社正式更名為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致力於兩性平等工作法案及民法親屬篇修訂的「婦女新知基金會」。

多年來，吳嘉麗擔任過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長、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兩性平等教育委員，兢兢業業的她，對於推動兩性平等，始終如一。或許就是因為這樣豐富的婦運經驗，甫成立一年多的本校兩性平等委員會推選她為今年的主任委員，剛上任的吳嘉麗，把檢視校園內是否有兩性不平等的情事及健全性侵害申訴管道當作她任期內的重點。

為了免於讓親善大使流於「花瓶」的窘境，兩性平等委員會日前建議學校在招募時不應限制同學的性別、身高、外貌，而是要強調語言和溝通能力。而對於學校招募教職員的條件，吳嘉麗也認為「除非有特殊的需求，否則應該不能限定性別的。」她歡迎師生在看到不平等情事時能勇於投訴。

在健全性侵害申訴管道方面，吳嘉麗說，為了不使受到性侵害的人受到二度傷害，委員會對受害者採取極為保密的態度——如經由非正式投訴管道，不一定要由受害者親自

出面，可由受害者的親友代為投訴；如決定經由正式管道，雖然投訴者一定要具名，但仍會堅「保護被害者」及「保密」的原則，並參考各學校成功的處理案件。她呼籲曾經不幸遭受性侵害的同學，不要成為一隻在暗夜哭泣的沉默羔羊，而要勇於投訴，維護自己的權益，投訴專線：（02） 2623－ 2424。

除了致力於兩性平等之外，吳嘉麗在專業化學方面也從來沒有放棄，她是國內少數幾位研究苔蘚植物化學的專家，而且一直是國科會計劃案的常客。始終堅持做什麼像什麼、對自己要求甚高的吳嘉麗，是最佳的時間管理者，她總是可以把事情處理得有條不紊。在多重角色的扮演下，她似乎是沒有一刻可以閒下來的，你看到她時腦海裡只會一瞬間蹦出二個字——「真忙！」有時，晚上當你碰巧走過化館，你會看見她辦公室的燈還亮著。

只是再怎麼忙，她仍舊不會忽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在談到自己的兒女時，你會從她閃耀著光芒的眼神和愉悅的表情中發現她為人母的喜悅，直到現在她仍然保持著與一雙正在臺灣大學唸書的兒女躺在床上閒聊的習慣，這樣的天倫之樂圖，想必羨煞了許多人。對於她的參與婦運及工作上的忙碌，丈夫的支持和兒女的體諒讓她覺得很欣慰。